



聖朝名畫評序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  
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  
者麓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  
恠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  
六要又審彼六長雖卷帙溢箱壁版周廡自然至於  
別識矣大凡觀畫抑有所忌且天氣晦冥風勢飄迅  
屋宇向陰暮夜執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悉不能極  
其竒妙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乎爽霽清虛室  
面南依正壁而張之要當澄神靜慮縱目以觀之且

觀之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功勿譽返求其拙夫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功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第既得是非長短毀譽功拙自昭然矣大抵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像歸依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野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今之人或捨六要棄六長而能致此者何異緣木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聖朝名畫評目錄

第二卷

人物門第

神品六人

王瓘上

王霽中

孫夢卿

趙光輔下

高益

武宗元

妙品十五人

王齊翰上

王士元

侯翌

蒲師訓中

黃筌

黃居寀

孫知微

孟顯

周文矩

張昉下

王端

勾龍爽

陳用志 厲昭慶 王兼濟

能品十九人

楊斐 高文進 趙元長

高元亨

孫懷說中 南簡 王道真

牟谷 釋元靄 尹質

石恪下 陳士元 王拙

王居正 葉進成 燕文貴

葉仁遇 郝澄 毛文昌

第二卷

山水林木門第二

神品二人

李成 范寬

妙品六人

高克明 王士元 王端

商訓 燕文貴 許道寧

能品十人

陳用志 黃懷玉 黃筌

翟院深 劉永 釋巨然

趙幹 李隱 龐崇穆

曹仁希

畜獸門第三

神品一人

趙光輔

妙品六人

趙邈卓

裴文觀

楊輝

袁羲

龍章

何尊師

能品十二人

陳用志

馮清

王士元

高益

荀信

具懷

董羽

王道真

李用及

張鈇

辛成

馮進成

第三卷

花竹翎毛門第四

神品四人

徐熙

唐希雅

黃筌

黃居寀

妙品九人

趙昌

陶裔

徐崇嗣

徐崇勳

梅行思

解處中

王曉

毋咸之

傅文用

能品九人

唐宿

唐忠祚

夏侯延祐

劉文惠

王友

道士牛戩

閻士安

王端

劉夢松

鬼神門第五

神品一人

李雄

妙品一人

高益

能品二人

李用及

石恪

屋木門第六

神品二人

郭忠恕

王士元

妙品二人

燕文貴

蔡潤

能品三人

呂拙

劉文通

王道真

聖朝名畫評目錄終

聖朝名畫評卷第一

人物門第一

大梁劉

道醇纂

王瓘字國器河南洛陽人美風表有才辯少志於畫家甚窮匱無以資游學北邙山老子廟壁吳生所畫世稱絕筆焉瓘多往觀之雖窮冬積雪亦無倦意有為塵滓塗漬處必拂拭磨刮以尋其迹由是得其遺法又能變通不滯取長捨短聲譽藉甚動於四遠王公大人有得瓘畫者以為珍玩末年石中令以禮召瓘畫昭報寺廊壁厚酬金幣今西京石家寺壁見在故於乾德開寶之間無與敵者身死之日畫流相帥哭之虞部

武真外

宗元

亦河南人每歎曰吾觀國器之筆則不

知有吳生矣吳生畫天女頸領龐促行步跛側又樹石淺近不能相稱國器則捨而不取故於事物盡工復能設色清潤古今無倫恨不同時親授其法翰林待詔高克明亦謂人曰今若得國器畫何必吳生所謂買王得吳矣識者以為知言子端亦有名於時

評曰本朝以丹青名者不可勝計唯瓊為第一何哉觀其意思縱橫往來不滯廢古人之短成後世之長不拘一守奮筆皆妙誠所謂前無吳生矣故列神品上

王霽京師人幼有志節頗尚靜默留心圖畫尤長於

寫真追學吳生之筆於佛像人物能盡其妙朱梁時以為翰林待詔至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時霽與焦著王仁壽為德光掠歸至宋有天下放霽還國復為待詔藝祖以區區江左未歸疆土有意於弔伐命霽微服往鍾陵寫其謀臣宋齊丘韓熙載林仁肇等形狀如上意受賞加等奉詔於定力院寫

宣祖及

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

本院堂西壁畫見存但經

後人裝

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及於景德寺九

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東平孫夢卿畫

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夢卿以東壁讓

之尊霽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义天

王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邁思慮殫竭  
來世之譽在此而已

評曰靄之爲畫也可謂至矣意思宛約筆法豪  
邁皆不下王瓘但氣韻稍劣耳夫寫人形狀者  
在全其氣宇靄能停分取像側背分衣周旋變  
通不失其妙可列神品中

孫夢卿鄆州須昌人少有精鑒而性拘執家世豪右  
不事產業志於圖繪常語人曰吾所好者吳生耳餘  
無所取故盡得其法里中目爲孫脫壁又曰孫吳生  
言能全脫吳生之壁無小異處凡欲命意揮寫必爲豪貴所知日湊  
千門爭先請售識者以爲吳生後身數百年能至其

藝者止夢卿焉與王靄對畫開寶寺文殊閣下西壁  
爲西方毗樓勒文天主像及金槍道菩薩相今並存  
焉夢卿之畫世少藏者王公大人第往往有之

評曰唐張懷瓘以吳生爲僧繇後身子謂夢卿  
亦吳生之後身而列於瓘靄之下何哉吳生畫  
天女及樹石有未到處語在王瓘事瓘靄能變法取  
工夢卿則拘於模範雖得吳法往往襲其所短  
不能自發新意謂之脫壁者豈誣哉可列神品  
中

趙光輔耀州華原人太宗朝爲圖畫院學生性喜  
幽曠無仕進意潛自遁去鄉人猶呼趙評事長於佛



畫及人物蕃馬等愚客於許日開元寺見輔畫攝摩騰竺法蘭以傳教皆丈餘其慈覺悲憫之相盡備又畫五百高僧姿質風度互有意思坐立瞻聽皆得其妙貌若悲覺以動觀者

評曰光輔之畫也放而逸約而正形氣清楚骨格厚重可列神品下

高益本契丹涿郡人 太祖時遁來寧國初於都市貨藥有來贖者輒畫鬼神犬馬藉藥與之得者驚異有孫四皓者廣延藝術之士益往客之為禮甚厚益亦畫鬼神搜山圖一本以酬其意歲初復畫鍾馗一軸為獻孫遽張於賓館或曰鬼神用力此傷和重益

聞之乃睨目奮筆畫一異狀者舉石後視以擊厲鬼復張於舊所觀者驚其勁捷握手滴汗嘗於四皓樓上畫卷雲芭蕉京師之人摩肩爭玩至今天下樓閣亭廡為之者自益始也

今四皓樓芭蕉見存

孫乃

神宗近戚

進益前所畫搜山圖 上歎賞移刻遂待詔圖畫院勅畫相國寺廊壁會 上臨幸見益寫阿育王戰像詔問卿曉兵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 上善之後畫崇夏寺大殿東西二壁善神雖長於大像但稱其筆凡畫坐神則用意最善

評曰觀益之畫色輕而墨重變通應手不拘一態其丹青之功者歟可列神品下

武宗元字總之河南白波人世業儒為鄉里所重父道與丞相文惠公隨為布衣交將宗元詣之時方成童大被稱賞文惠妻以外孫用其廕得太廟齋郎年十七文惠請畫北邙山老子廟壁頗為精絕景德末章聖營玉清昭應宮募天下畫流逾三千數中程者不減一百人分為二部宗元為左部之長丁朱崖為宮使語僚佐曰適見靡旗亂轍者悉為宗元所逐矣上亦優勞之中嶽天封觀置百金以求名手宗元乘輿揮寫無毫髮須及洛中南宮三聖宮東壁畫十大一皆丈餘又於河陽廣福院寫迴廊壁今並存焉宗元亦不常奮筆雖貴人名臣日走于門求之甚勤未

嘗肯諾京師富商高生

今安遠門中茶舖者是

有畫癖常刺拜

於庭下迨十餘年欲得水月觀音一軸宗元許之又三年方成携詣高生生已歿矣焚畫垂涕而去丞相文懿張公士遜生辰宗元獻消災菩薩二軸公張於千歲堂甚祕重焉歷官至虞部員外郎

評曰武貞外學吳生筆得其閑麗之態可謂觀其奧矣而品第不至於高益得無意乎夫若干乘萬騎出彼入此氣貌風韻不有相類則益得之矣武雖可以齊肩接跡無甚媿之色必求定論故有優劣然氣格不群優入畫域亦列神品

下

王齊翰建康人。世爲右姓。齊翰自爲童時，已能畫地。成人有挺立之勢，目見加益，任僞唐李煜爲待詔。洎王師指伐，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李貴者，徑入佛廟，得齊翰所畫十六羅漢，俄鬻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遂爲所匿。訟于京府時，神宗方爲尹，按證其事。清教詞屈，乃出。元畫大爲神宗嘉歎，各賜白金千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秘府。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父仁壽，亦能丹青。事見五朝名畫錄。至士元，尤精其藝，好讀書，爲儒者言，有局量鄉

里器之，與國子博士郭忠恕爲畫友。士元嘗爲孫四皓之客，甚見推待。唐有名畫斷，第其一百三十三人之姓名。太宗天縱多能，留神庶藝，訪其後來，復得一百三人，編次有倫。亦曰名畫斷。孫氏謂士元曰：上爲畫斷，以續唐本子，其謂何？士元乃沉默思慮，採唐來諸家之長，爲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京師之人、詣孫館者，日不可計。中有歎者曰：王君之意，與六經合觀，其事迹不覺千古之遠，非精慮入神，何以至此？孫氏不敢私有進于天子。天子下圖畫院品第之時，院中高文進與士元有隙，定爲下品。識者忿之，止以三十縑爲賜，不顧而去。文懿、張公惜其精筆，奏攝南陽從事。

侯翌字子冲安定人性簡潔重信義學吳生釋道畫  
予至和中於閭巷見挈一舊圖貯於大器將濯去顏  
色尋呼止之乃翌所畫七夕乞巧圖也其人曰我於  
京城中丐舊功德亟賣以給朝夕此圖雖得於大族  
及其市也人以弊裂無肯售之色我將洗滌以補穿  
結之服因倍價以售歸則熟視宛有王公第宅妓女  
瞻祝之態

評曰齊翰不曹不吳自成一家其形勢超逸近  
世無有士元通於微妙物物稱絕見抑於高文  
進勢使然也侯翌墨路謹細筆力剛健富於氣  
談與齊翰士元並列妙品上

蒲師訓蜀中人曉音律善談論幼師房從真學書纔  
十年從真自以爲不及仕孟蜀爲待詔長於車服冠

冕旌旗器械神鬼等畫

子延昌亦能  
畫名亞師訓

黃筌字要叔亦蜀中人少開悟卓然不肯與群兒語  
年十三事郡人刁處士學丹青尤好花竹翎毛凡所  
操筆皆迫於真大爲當時所傳年十七從其師同仕  
王衍十九賜朱衣銀魚監都麴院洎孟知祥僭立進  
筌三品服子昶承襲遷待詔檢校少府監寫僞后表  
氏真張於別殿嬪御屬日更深攀慕累加如京副使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藝相開朝昶啣璧入  
觀筌與子居寀皆從趙都下 上真命爲太子左贊

善大夫仍厚賜之筌以亡國之餘動成哀戚至是遭疾而卒時乾德辛丑九月二日也子五人居寶亦能丹青死于蜀居寀自有傳門生夏侯延祐亦知名黃居寀字伯鸞亦事孟昶為待詔隨筌朝復真命陶尚書 昶在翰苑因曝圖書乃展秋山圖令品第之居寀歛容再拜曰某與父筌所為也孟昶時以答楊渥國信彌縫處有某父子名姓當在裂之如居寀言詢諸庫吏乃朱梁開平中楚將張浩殺楊渥籍沒此圖穀命居寀追寫父真為當時所重居寀父子事蜀主三世凡圖帳屏壁多出其手愚嘗於唐紫微第見居寀畫西伯獵渭圖及父筌真像皆得其妙

孫知微字太古彭山人知書能語論通老學善雜畫初師沙門令宗凡牧伯所至必與之相欵高談劇辯皆出人意蜀中寺觀多有親筆畫釋老事跡則不茹葷食在於山墅經時方成寓居青城白侯埧趙村愛其水竹深茂以助其興

孟顯字坦之華池人骨氣清楚語論通博畫佛像人物車馬等出於己意自成一家筆無少滯轉動飄逸觀者不能窮其來去之跡嘗於本部孟氏舍揮數壁皆有精思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美風度學丹青頗有精思仕李煜為待詔能畫冕服車噐人物子女僞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爲精備開寶中煜貢之藏于祕府爲上寶重

評曰蒲師訓筆法雖細其勢極壯黃筌凡欲揮灑必澄思慮故其彩繪精緻形物偉廓居家有父之風可謂善繼矣孟顯能作猛風之勢瘦形圓面識者猶以爲疵周文矩用意深遠於繁富則尤工並列妙品中

張昉字升卿汝南人性剛潔不喜附人學具生僅得其法大中祥符中王清昭應宮成召昉畫三清殿天女奏音樂像昉不假朽畫奮筆立就皆丈餘高流輩驚顧終譜于主者以昉不能慎重用意多速出於矜

術恐有効尤者尋遭詰問昉不加彩繪而去論者惜之於本郡開元寺畫護法善神最爲精緻

王端字子正瓘之子也性謹厚幼知書尤好讀十七代史文選易象黃老之學皆涉獵焉善丹青長於傳寫及山水花竹等真廟晏駕時召端與畫臣寫其遺像端舉筆乃就無及之者燕共肅王見其肖似更益號慟勅端入圖畫院讓而不受止乞國子監書各一部上嘉之特授奉職轉右班殿直詔寫真廟及章獻明肅太后聖容于石壁未絕筆而端卒令李元輔畢之優賜其家

勾龍爽蜀中人厚重少語言好丹青神宗時爲圖

畫院祇候善作中古人物其狀質野觀者有返朴之意焉

陳用志許州郟城人朴直少可不嗜利祿為交友所高天聖中為圖畫院祇候逮景祐初今上營慈孝寺勅用志及待詔等筆東殿御座側其間王華希官中別賜幘上為龍水飾以花竹用志不樂因私遁去人間多求用志畫至有日走于門者用志但以半幅紙絹信筆自適故其跡甚少

厲昭慶建業人仕偽唐為待詔國破與其男從至京師籍為編戶昭慶父子大有丹青之名攻佛像尤長於觀音凡畫古今人物至於衣紋生熟亦能分別前輩殆不及每欲揮筆必求虛靜之室無塵埃處覆其四面止留尺餘始肯命意其專謹如此人有問者以陸探微去梯之事答之故其筆精色澤久而如新此可佳也

王兼濟西京洛陽人簡傲嗜酒不修人事學吳生為畫得其餘趣白波人武宗元長於大像當世稱絕兼濟嘗與對手深見推譽同於本京南三聖殿畫太一兼濟乃西壁焉

東壁乃武宗元畫

中嶽天封觀西壁聖帝入

隊亦兼濟之筆

武宗元畫東壁出隊

雖不及宗元自有佳處

評曰張昉用意敏速變態皆善王端寫人形表尤見所長勾龍爽筆力飄逸多從質野陳用志

所爲雖至小僻曲盡其妙厲昭慶居必幽靜故其澄慮設色久而愈精王兼濟嘗與武宗筆力畫大像然不能及亦可以按其步武矣並列神品下

楊斐京師人性不拘有氣槩多游江浙間後居畫院攻畫佛像宗吳生筆於泗州普光王寺畫鬼神於方丈餘其容色威勢有足觀者但手足傷微於

高文進蜀中人太宗時入圖畫院爲祗候上萬

機之暇留神繪事文進與黃居冢常列左右賜予優腆相國寺高益畫壁經時圯剝上惜其精筆將營治之詔文進曰丹青誰如益者對曰臣雖不及請

以蠟紙摸其筆法後移于壁毫髮較益當無差矣遂與李用及李象坤翻傳舊本于壁盡得益之骨氣文進自畫後門裏東西二壁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及後門西壁神大殿後北方天王等以其能遷待詔仍賜所居在相國寺東年老卧病上宣醫臣往療之仍戒曰文進之命實繫卿手功不可緩也上爲注意如此後果愈勅同畫東太一宮貴神列位大中祥符初董督群工計度玉清昭應宮壁今景德寺後九耀院羅漢及東壁藥師琉璃光佛皆文進所畫也趙元長字慮善蜀中人通天文歷仕僞蜀孟昶爲靈臺官亦善丹青凡星宿緯象皆命畫之國破元長從



相赴闕下 太祖引僞署官屬凡學天文之類皆不赦元長當死遽呼曰臣向仕相謂臣能畫所寫者周夫象耳符讖之學非臣所知 上特原之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盡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離鞞欲舉者 上命縱之徑入殿宇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召元長入圖畫院為藝學詔畫東太一宮貴神之像元長實督之及命模寫王齊翰應運國寶羅漢深得其法

高元亨字彥德京師人一名懷寶端愿拘禮法嘗襖衣大帶引奚奴行人以儒者視之 真廟時為圖畫院祗候嘗畫從駕兩軍角抵戲場圖寫其觀者四合

如堵坐立翹企攀扶仰俯及富貴貧賤老幼長少緇黃技術外夷之人莫不備具至有爭怒解挽千變萬狀求真盡得古未有也元亨嘗押河西防邊將校冬衣至渭川見畫人南簡雖有推獎之意終不能援引 評曰楊斐深有才思用亦宏博於大像求其全功則非吾所知也高文進筆力快健施色鮮潤皆其所長趙元長妙於形似高元亨盡事物之情並列能品上

孫懷說安定靈臺人也任俠不事產業喜丹青亦學其生略得其奧乘興命筆往往稱絕多為好事者取去故人間少見其本

南簡平涼人性簡傲不肯從親舊游閉門獨居以畫自樂 太宗朝待詔高元亨奉使過渭川目覩簡畫得其名氏遽召之會簡袖刺來謁喜其同好盡禮相遇因求簡筆簡遂披紙運思揮灑如掃窮百番無相犯者元亨益重之故相國劉公有簡畫少微星一軸甚有氣韻

王道真字幹叔新繁人幼穎悟有節操善丹青 太宗朝待詔高文進甚有聲望一日 上問民間誰如卿者文進進曰新繁人王道真者猶出臣上遂召入圖畫院爲祗候與文進等傳移相國寺高益畫壁及於大殿西偏門南面東壁畫寶誌化十二面觀音相

又與文進對畫寺庭北門東面大神遷待詔及同文進計度玉清昭應宮壁當時稱之

牟谷字子冲不知何處人美風表深曉相術故於丹青中尤長寫貌 太宗龍潛時谷往事之暨登位得圖畫院祗候端拱中詔隨專使往交趾密令徧寫安南王黎桓并臣佐真像以瘴海飄泊近十餘年始還京師值 太宗以棄萬國 章聖即位亦憂勞之谷居閭闔門中會 上幸建隆觀以所畫 先帝御容張于戶外 上見之果回日悚然曰 大行皇帝也 勅中使收之執谷詣行在問其故對曰臣事 先帝待罪於圖畫院使於異域淹留歲月還朝雖在 先

帝晏駕伏惟 陛下孝思訓俗臣所以追寫者廣  
陛下罔極之心 先帝聖容臣乞傳貌雖聞已勅沙  
門元靄爲之元靄之技能側面臣竊以南嚮恭已聖  
人所以尊也臣攻寫正面者 上許之工畢加賜  
沙門元靄蜀中人幼來京師相國寺落髮授大具足  
戒通古人相法遂能寫真 太宗聞之召元靄傳寫  
時 上幸後苑賞春方還烏巾插花天姿和暢靄一  
揮而成略無凝滯 上優賜之由是有聲名臣貴人  
爭求其筆亦嘗畫本寺西經藏院後大悲菩薩 章  
聖即位詔靄寫 先帝側座 御容恩賜甚厚錢希  
白洞微志云僧元靄蜀人 皇朝來多禁中供奉一

旦在御書院中寫粉本中官皆來觀看靄公每成染  
顏色畢懷中別出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色之上  
然後遂如真衆工所以不及者正爲此特高其日用  
石訖忽見一小黃門懷之而去靄公喧呼索之方置  
舊處又以非語凌辱然後奔走而去因遍詢中官同  
列無肯言其姓名畫其顏貌求謁李都知 神福哀訴  
以中貴竊石毀辱之事忿色可掬李因詰之曰小底  
至多不知姓名誰當其責靄公因懷中探出頭子言  
此可以驗之李一見大笑曰此楊懷吉也何倉卒間  
圖寫筆法如是精妙因延坐嗟尚見召楊責讓伏罪  
致謝而退自此傳神聲價蔚爲獨步矣

尹質字化元成都人性長厚與人交有終始攻寫貌善佛像尤精於真人藥王凡伎藝倡優人所識者質皆能畫之無分毫異處燕共肅王召質寫真特優禮之至于公卿戚里間競求傳貌景祐中宣獻宋公薨請質追寫質嗜酒無羈束但草成儀像逾時不往宋氏復召沙門懷志以質草樣示之俾為標準質聞之曰模傳尚可設色非吾敢許果如其言後遍求名輩傳貌甚多無如質者故獨步康定慶曆之間

評曰孫懷說氣格清峭理致深遠南簡意不在近格亦至僻王道真淳重寧妥可謂能矣言院體者無出其右牟谷元靄尹質長於寫貌筆能

奪真其優劣如次第云並列能品中

石恪字子專成都郫人性輕率尤好凌轢人常為嘲謔之句略協聲韻與俳優不異有雜言為世所行初事張南本學畫纔數年已出其右多為古僻人物詭形殊狀以蔑辱豪右西州人患之嘗畫五丁開山巨靈擘太華圖其氣韻剛峭當時稱之今蜀會秦川至闕下尚多恪筆

陳士元京師人初名允喜丹青之學尤好王士元筆竊相如慕蘭之意遂改其名至于屋宇亭榭欄楯車騎子女皂隸及人家景物若太湖石芭蕉花之類皆如王士元之跡

王拙字守拙河東人大中祥符初營玉清昭應宮募天下畫流事見武宗元傳拙為右部第一人與宗元為對時人多許之乃畫本宮五百靈官衆天女朝元等壁天聖中火之矣子居正

王居正拙之子也俗以其小字多呼為憨哥學丹青有父風師周昉士女略得其妙嘗於苑圃寺觀衆游之處必據高隙以觀士女格態凡欲命筆則澄秘思慮故於形似為得

葉進成江南人性通敏善畫今體人物士女楊直講家有進成醉道士圖觀其趨嚮清野陶然相樂尤有佳處其童僕鞍乘樹木服器略可觀焉

燕文貴吳興人隸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師河東郝惠 太宗朝駕舟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貨於天門之道待詔高益見而驚之遂售數畝輒聞於上且曰臣奉詔寫相國寺壁其間樹石非文貴不能成也 上亦賞其精筆遂召入圖畫院端拱中勅畫臣面進紈扇 上覽文貴者甚悅嘗畫七夕夜市

業界北頭向東至 狀其浩穰之所至為精備富商高

氏家有文貴畫船渡海像一本大不盈尺舟如葉

人如麥而檣帆棹櫓指呼奮踴盡得情狀至于風波

浩蕩島嶼相望蛟蜃雜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

葉仁遇江南人好畫世俗人物唐紫微家有仁遇維

揚春市圖狀其土俗繁浩貨殖相委往來疾緩之態  
深可嘉賞至于春色駘蕩花光互照不遠數幅深得  
淮楚之勝

郝澄字長源江寧句容人世為右族至澄以丹青自  
樂不事貨產終至耗蕩人多求澄畫者賴以資給於  
佛道鬼神尤長

毛文昌字則之蜀中入好畫郊野村堡人物能與真  
迫又為村童入學圖其行步動止拜立誦寫備其風  
槩

評曰石恪筆法頗勁長於詭恠陳士元師王士  
元不為不近求其器岸體骨則難王拙善為

佛道於大像尤備雖放縱矜逸往往失於卑懦  
王居正士女盡其閑冶之態蓋慮精意密動切  
形似葉進成江左敏手設色清潤燕文貴於人  
物自有佳處仁遇好寫流俗能剽真意毛文昌  
得其村野之趣甚有所觀皆列能品下

聖朝名畫評卷第二

山水林木門第二

李成營丘人世業儒為郡名族成幼屬文能畫山水  
林木當時稱為第一開寶中孫四皓者延四方之士  
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書招之成曰吾儒者粗識去  
就性愛山水弄筆自適耳豈能奔走豪士之門與工  
技同處哉遂不應孫甚銜之遣人往營丘以厚利啖  
當塗者卒獲數圖後成舉進士來集于春官孫卑辭  
堅召成不得已往之見其數圖驚忿而去 章聖每  
見成筆必嗟賞之故聲益甚直史館劉鼇者時推精  
鑒於曹武惠王第見成山水圖愛之不巳有詩曰六

幅冰綃挂翠庭危峯疊嶂巖崢嶸却因一夜芭蕉雨  
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爲實錄成之爲畫精通造  
化筆盡意在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峯巒重  
疊間露祠墅此爲最佳至于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  
就真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景祐中成孫宥爲開封  
尹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  
故成之蹟于今少有

評曰成之命筆惟意所到宗師造化自創景物  
皆合其妙耽於山水者觀成所畫然後知咫尺  
之間奪千里之趣非神而何故列神品

范寬姓范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  
時人目爲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  
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學李成  
筆雖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意不取繁飾寫山  
真骨自爲一家故其剛古之勢不犯前輩由是與李  
成並行 宋有天下爲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至  
今無及之者時人議曰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  
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所謂造乎神者也然中  
正好畫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骨

評曰范寬以山水知名爲天下所重真石老樹  
挺生筆下求其氣韻出於物表而又不資華飾  
在古無法創意自我功期造化而樹根浮淺平



遠多峻此皆小瑕不害精致亦列神品

高克明絳州人端愿自立復事謙退尤喜幽默多行郊野間覽山林之趣箕坐終日樂可知也歸則求靜室以居沉屏思慮神遊物外景造筆下漸為遠近所許景德中游京師大中祥符中入圖畫院其藝益進與太原王端上谷燕文貴潁川陳用志相狎稱為畫友而聲望籍甚 今上嘗詔入便殿命畫圖壁等為上所賞遷至待詔守少府監主簿賜紫景祐初 上命畫臣鮑國資畫四時景於彰聖閣國資以乍近玉色戰懼不已不能下筆詔克明代之克明辭曰臣技不過山水而已國資以疎賤驟見 陛下下無驚畏

徐當盡其所學恐臣淺近終不能及 上善其對淮海富商陳求以百千求春龍起蟄圖克明以非素習者堅讓不從一時輩多之克明亦善佛道人馬花竹翎毛禽蟲畜獸鬼神屋宇皆造於妙人有以勢利求者則以不能為辭或朋好間以所欲見丐必欣然與之畫流中好義忘利性多謙損者惟克明焉

王士元善畫樹石雲水頗師關同但加景趣多作樓閣臺榭屋宇橋徑如家中景此亦病也而士元不顧求其景趣則高於關同筆力則老於商訓

王端尤善畫山石林木亦師關同之筆好為罅石澗水恠樹老根有出人意思今相國寺淨土院北支條

院有端所畫東壁其煙嵐雲嶂之勢皆得其趣  
商訓不知何處人善鼓琵琶學關同山水頗爲切近  
觀其筆勢勾斫山石少皴殆不及同  
燕文貴尤精於山水凡所命意不師於古人自成一  
家而景物萬變觀者如真臨焉畫流至今稱曰燕家  
景致無能及者

許道寧河間人學李成畫山水林木初市藥於端門  
前人有贖者必畫樹石兼與之無不稱其精妙由此  
有聲遂游公卿之門多見禮待相國寺張文懿公令  
道寧畫其居壁及屏風等文懿深加賞愛作歌贈之  
道寧之格所長者三一林木二平遠三野水皆造其

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頗有氣隘所得李成之  
氣者也

事見程院深傳

評曰山有體水流意而自近至遠景有增易求  
其妙手豈易也哉高克明鋪陳物象自成一家  
當代少有士元之寫景王端之老格同出關氏  
各有所得商訓又其次也燕文貴尤善其景隨  
目可愛許道寧既有師法又能變通皆列於妙

品

陳用志亦攻山水畫祥源觀東位壁磊落峭拔布千  
里之景以慶曆中火今無有矣文潞公宅有用志出  
雲山水壁高丈餘宛有不崇朝雨天下之意

黃懷玉華原人有足疾時人目爲跛子學范中正畫山水頗得其格今都下中貴家有懷玉秋山圖入幅意思孤特得其巖嶠之骨樹木皴剥人物清灑有范生之風至有誤蓄者蓋相去不遠耳

黃筌畫山水亦爲時人所稱松石學孫位山水學李昇皆過之僞蜀孟昶時嘗寫秋山圖至今猶傳

崔院深營丘人名隸樂工善擊鼓師鄉人李成畫山水喜爲峯巒之景一日郡中醮客作樂會雲氣聳起如峯相疊院深引望翹企不覺登鼓節奏遂失太守詰之具以實對翊日命院深爲畫果有竦突之勢甚異之時人議得李成之畫者三人許道寧得成之氣

李宗成得成之形院深得成之風後成孫宥爲開封尹日購其相畫多誤售院深之筆以其風韻相近不能辯爾

劉永不知何處人師關同爲山水其意思筆墨頗得其法至于樹石澗撲甚不相遠但勾斫皴淡爲佳爾沙門巨然亦江寧人受業於本郡開元寺攻畫山水僞唐李煜歸命巨然隨至京師居于開寶寺投謁在位遂有聲譽畫煙嵐曉景於學士院壁當時稱絕度支蔡真外挺家有巨然畫故事山水二軸而古峯峭拔宛立風骨又於林麓間多爲卵石如松栢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徑遠至幽墅於野逸之景甚備

趙幹亦江寧人善畫山水林木長於布景李煜時爲  
畫院學生今度支蔡真外家有幹江行圖一軸深得  
浩渺之意

李隱五原人善畫山水亦長於布景大中祥符初營  
會靈觀命隱圖五嶽于壁又於五聖帝座後裱幃上  
皆寫山水慶曆中有今則無矣隱之畫山其勢超峻  
截空而立復有平遠之趣至于飛泉曲水周流左右  
皆不逾尺止以焦墨皴淡全無勾斫其功妙如此  
龐崇穆字季和右北平人大中祥符初營玉清昭應  
宮召入畫山水列壁而林巒草竹溪谷嶺道莫不精  
備又於空穴間作游雲直上之狀爲風所駕卷舒聚

散其勢不拘詔入圖畫院崇穆不就而去  
曹仁希字企之毗陵人善畫水無與敵者凡爲驚濤  
怒浪萬流曲折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自分淺深之  
勢以爲佳爾

評曰山水天下之勝於繪事中尤可尚也陳用  
志筆雖放曠得自然之意黃懷玉老於所學勢  
多剛峭黃筌失於龐暴猶爲蜀中之最翟院深  
尤得風韻蓋有師法劉永亦學關氏遠有所到  
巨然好寫景趣殊爲精絕趙幹窮江行之思觀  
者如涉李隱狀千里之山不出所顧才富意逸  
崇穆有焉如仁希之畫水淺深怒怙一筆而已

信所謂敏而不失其真者也並列能品

畜獸門第三

趙光輔尤善畫蕃馬凡欲為之必心潛慮密視聽皆斷方肯草本然後點竄增減求其字備始上練素故光輔無一毛之失得者如有至寶古今為蕃馬者亦可數胡瓌得其肉東丹得其骨東丹于贊華契丹人光輔兼有之學博才長為世推重至于戲風拽繩吃草飲水奔走立卧嘶嚙跑蹶瘦壯老嫩駑良疲逸羈繫疾病之狀莫不精至全奪形似略無失處未見能繼者

評曰善觀畫馬者必求其精神筋力精神字則意出筋力勁則勢在必以眼鼻蹄腕為本神哉

光輔之為也雖鬃尾一毛不可得而議故列神品

趙邈卓亡其名以其性不靈慧故人以邈卓目之輕財好施尤嗜歌酒與人交有始卒善畫虎多氣韻具形似夫氣韻全而失形似雖活而非形似備而無氣韻雖似而死二者俱得唯邈卓焉文潞公與王侍郎家各有邈卓所畫一虎文公者伏崖高視王公者當風砥掌視者驚其威其實經模尚非親筆真本為華州王法掾所收雖朋友親狎未嘗許見今以包鼎虎為上游者何其陋也

裴文暉京師人畫水牛為當時第一隋唐而下畫牛

者止三人戴嵩厲歸真與裴文暉是也其餘凡陋可鄙今人多不閑文暉寡合之性故以惑多士觀其真跡乃當時之名流也

揚輝江南人袁義河南登封人義隸侍衛親軍俱善畫魚不務末節但奮其噉喙形勢尤多涵泳之態至如衆工以鱗甲數目爲拘者輝義則遺之矣取其大體亦工水草萍蘩之畫真若秋景甚可愛也

龍章字公綯京兆人性淳靜好古居亦冠帶善畫虎兔亦攻佛道及冕服等尤長於裴染祥符中玉清昭應官成召令彩繪列壁外有玉皇尊像猶未裝飾時畫院僚屬爭先創意至于團科斜枝莫不詳畫主者

中貴人劉承珪曰天帝法服豈如是邪命檢尋道藏及真境錄無有曉其儀者上不懌官使丁朱崖置賞募工章應之曰今京兆府長洛鄉北樂村古太華觀有玉皇像乃唐人楊惠塑被九色螭羅帔此可爲法丁朱崖聞于天子遣使驗之如章言由是得裴其像工畢乞還田里復本戶租賦久之不報詔入圖畫院非其好也常游食於京師時樂遊坊市藥人楊氏

下貨虎骨散南

鏤活虎於肆章熟視之命筆成於一

揮識者驚賞之平生所畫止有六虎今少有見者何尊師江南人亡其名善畫猫兒罕見其比所畫有寢者覺者展膊者戲聚者皆造于妙觀其毛色純犁

體態馴擾尤可賞愛

評曰邈卓之虎非世俗常見往往有不知名者猶天下珍翫豈易辯哉裴文暉之水牛渾奪生意揚袁二生之魚不拘末節自得真體龍章亦善虎兔豈常人可及何尊師所得不為不多並列妙品

陳用志亦善畫蕃馬學胡瓌略得其奧而多出已意自至奇恠識分數曉向背甚有所得

馮清閩鄉人真宗時入圖畫院所居城南相近逆旅多橐駝清常遇之雖身務所迫必引視不已求其情狀然後命筆遂致聲譽亦能畫史今景靈宮後壁

有破石道士趙惠宗坐炎火誦經者是也

王士元善畫天廐馬雖駑駘疲劣亦能為之骨氣高卑皮毛上下隨筆所定較無差處至銜勒之飾飼秣之所皆有可觀而又筆法高形狀頗力人所未及高益亦善畫蕃馬於分數盡得身段肥瘠蹄踠踈數皆取形似尤富氣燄相國寺東壁阿育王所乘及戰士鹿馬等皆益之筆雖經模寫格制由在

荀信江南人真廟時為翰林待詔攻畫龍水天禧中會靈觀凝祥池御座殿宸上寫吐霧龍觀其蟠伏蹲據波濤旁湧使人驚賞後移入禁中

吳懷江南人善畫龍水其最佳處據孤島憑老木伏

平凌拏怒浪呼雲自蔽有天矯肉飛之勢

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吃語不能出故有啞子之目善畫龍魚尤長於海水仕李煜為待詔寫香花閣幃床屏并積水圖大見稱譽建康有隋大司空陳仁杲廟堂後水一壁至今由存清涼寺畫海水及有李煜八分題名李肅遠草書時人目為三絕隨煜歸京於學士院壁為戲水龍於開寶寺東經藏院壁為弄珠龍皆為精筆

王道真亦善畫魚得揚輝之奧祥符中寫金魚一軸獻丁朱崖甚見稱賞朱崖敗籍入內庫

李用及京師人父隸天武軍用及能畫天廐馬深得

韓幹筆法人多稱之為病馬尤有功古未有也

張鈐函國人一名翼善畫蕃馬及人物皆師趙光輔其運筆落墨有刀頭鷲尾之狀深得其法但為蕃族面目多類漢人於體為失

辛成不知何處人也籍隸軍中攻畫虎有精神氣骨故當時許其得威厲之勢都下時復有之

馮進成江南人攻畫犬兔思慮精巧故於寫物能全其精神尤善染澤今致政田宮傳第有進成畫二軸其迹可愛

評曰馬之氣骨非精筆不能周備陳用志王士元高益李用及張鈐之徒各從師法更生已意



皆稱一時之妙果求其真鑑故有次第馮驥辛  
虎皆與真迫如荀信吳懷董羽可謂為能於其  
事矣馮進成爲大兔深造于妙猶以氣韻孤薄  
或有譏者皆列能品

聖朝名畫評卷第二

聖朝名畫評卷第三

花竹翎毛門第四

徐熙鍾陵人世仕僞唐爲江南名族熙善畫花竹林  
木蟬蝶草蟲之類多游園圃以求情狀雖蔬菜莖苗  
亦入圖寫意出古人之外自造于妙尤能設色絕有  
生意李煜集英殿盛有熙畫後卒於家及煜歸命盡  
入內府 太宗因閱圖書見熙畫安榴樹一本帶百  
餘實嗟異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其餘不  
足觀也徧示畫臣俾爲標準爲 上稱嘆也如此有  
孫二人崇嗣崇勳自有傳

評曰士大夫議爲花果者往往宗尚黃筌趙昌

之筆蓋其寫生設色迥出人意以熙視之彼有  
慙德筌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忘捨熙  
無矣夫精於畫者不過薄其彩繪以取形似於  
氣骨能全之乎熙獨不然必先以其墨定其枝  
葉藥蔓等而後傳之以色故其氣格前就態度  
彌茂與造化之工不甚遠宜乎爲天下冠也故  
列神品

唐希雅嘉興人曾祖而上家于河北因五代離亂遷  
于江右希雅善丹青僞唐李煜好金索書希雅嘗學  
之乘輿縱竒因其戰掣之勢以寫竹樹蓋取幸于一  
時也其爲荆檟柘棘翎毛草蟲之類多得郊野真趣

評曰江南絕筆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極乎神  
而盡乎微資于假而迫於真象生意端形造筆  
下希雅終不逮熙者吾以翎毛較之耳求其竹  
樹殆難優劣故列神品

黃筌尤能寫花竹翎毛於孟昶殿畫六鶴因日其殿  
當時稱歎謂之語曰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廣政中昶  
命筌與其子居家於八卦殿畫四時山水及諸禽鳥  
花卉等至爲精備其年冬昶將出獵因按鷹犬其間  
一鷹離韝奮舉臂者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其所  
畫翎羽昶甚嗟賞召其學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  
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 太宗朝參政蘇公易簡得

筌所畫墨竹圖李公<sub>宗諤</sub>見之賞其神異作黃筌墨  
竹贊其序曰工丹青狀花竹者雖一葉一葉必須五  
色具焉而後見畫之爲用也蜀人黃筌則不如是以  
墨染竹獨得意於寂寞間顧彩繪皆外物鄙而不施  
其清姿瘦節秋色野興具於紈素灑然爲真故不知  
墨之爲聖乎竹之爲神乎惜哉筌去世久矣後人無  
繼者蜀亡二十年蘇公易簡得筌之遺迹兩幅寶之  
如神懼恐化去矣唯樂安村民得一觀焉噫清瀟碧  
湘會稽雲夢有竹萬頃去我千里鮮碧蔽野寧得而  
窺曷若此圖虛堂靜敞滿目烟翠行立坐卧秋光拂  
人又何必雨中移來窓外種得霜庭月檻蕭騷有聲

然後稱子猷之高興乎予歎筌圖之入神美翰林之  
好事抽毫杼思敢爲之讚曰猗歟黃生畫竹有名能  
狀竹意是得竹情一毫搵筆匪丹匪青秋思野態混  
然而成背石枕水蒼蒼數莖森然如活颺若有聲湘  
江坐看嶰谷隨行大壁高展清陰滿庭又詩云惜哉  
黃公不可親空留高價傳千古向非精賞值蘇公時  
人委弃如泥土

評曰黃筌老於丹青之學命筆皆妙誠西州之  
能士可列神品

黃居家亦善畫花竹毛羽多與筌共爲之其氣骨意  
思深有父風孟昶時畫四時花雀圖數本當世稱絕

今士人家往往有居家筆誇為珍玩耳

評曰居家之畫鶴多得筌骨其有佳處亦不能決其高下至于花竹禽雀皆不失筌法父子俱入神品者唯居家一家云

趙昌劔南人性傲易雖過強勢亦不下之多游巴蜀梓遂間善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時州伯郡牧爭求筆迹昌不肯輕與故得者以為珍玩大中祥符中丁朱崖聞之以白金五百兩為昌壽昌驚曰貴人以賂及我非有求乎親往謝之朱崖延以東閣命畫生菜數窠及爛瓜生果等命筆遽成俱得形似及還蜀中尤有聲譽晚年多出金購其舊畫其自秘也

如此門生王友亦知名

陶裔京兆鄆人幼警悟多巧思隸後苑造作辨為匠者組織珠翠為副珈步搖花奩瓔珞之飾其功甚微妙及結花鈿為羽仙儀仗 太宗嘉賞之且曰以此意移於丹青安知無後世名裔感 上有言潛志營學遂得祇候於圖畫院精於寫生日有增至召入畫御座宸屏裔極其精神兩歲方畢又畫大殿十二幅屏多作祝壽之意遷待詔裔之筆法與黃筌相近故時人語曰西蜀黃筌東京陶裔

徐崇嗣崇勳者熙之孫也善畫草蟲時果花木蠶蠶之類尤善為連樹及墜地棗備得形似無有及者士

大夫謂二徐有祖之風

梅行思江南人攻畫鬪雞至于爪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角勝之勢

解處中江南人俗呼爲解將軍不知何謂善畫雪竹有冒寒之意其間多作禽鳥或群聚或孤立如畏凜冽足有所觀

王曉泗水人善畫翎毛酷好郭權輝鷄子卒至於妙而精神筋骨尤近於郭

母咸之江南人善畫雞其毛色明潤瞻視清爽大有生意今江寧尹馮待制家有咸之紫朝鷄一軸頗爲佳物

傳文用京師人俗以三翁目之每見禽鳥飛立必凝神詳視都忘他好遂精於畫其爲鶉鵲能分四時毛羽頗有黃筌風槩至有悞收者今畫院僚屬嘗議曰傳三翁翎毛渾得生意較其真者如鑑中見之爲流輩所推如此

評曰陶齋之寫生趙昌之設色二徐所爲於形似無媿矣行思精爭鬪之勢處中長苦寒之景王曉母咸之傳文用皆有翎毛之癖傳諸來世愈見珍賞耳並列妙品

唐宿唐忠祚皆希雅之孫也善畫翎毛花竹多有之爲翎毛也奮迅超逸爲花竹也美艷閑冶俱有能格

京師貴人家多有之

夏侯延祐字景休蜀中人師黃筌畫翎毛花竹略有聲譽仕孟昶為待詔後隨昶至京師得圖畫院藝學為流輩推重

劉文惠不知何處人善畫翎毛花竹京師人貴之至携金玉換而不得者故四方少見

王友字仲益蜀人師趙昌畫花不由筆墨專尚設色得其芳艷之卉今豪貴家得友之筆往往目為趙昌以其親切故難辨

道士牛戩字受禧居本郡注生觀貌古性野不修人事輕財賄重信義嗜酒自樂尤好畫所長者破毛之

禽而與寒雉野鴨餘無佳處每於酒肆間飲至一三索紙一番畫以為質及至醒後必購而毀去之

閻士安宛丘人踈蕩嗜酒尤好作俳優語故為豪貴所暱習醫術善為墨竹及草樹荆棘土石螭鸞子等皆不用彩繪為時輩所推故王冀公德用好蓄花

竹之畫士安盡其思慮獻墨竹一圖甚見稱賞由是奏為試四門助教士安之竹子惟萬狀有帶風煙雨雪之勢者尤盡其景

王端亦善畫墨竹取唐希雅生竹情狀而為之故於向背不失然端好為山水樹木寫竹甚少故人間罕得

劉夢松江南人善畫水墨翎毛及草木花竹等亦精於墨竹今普安院長老有夢松花竹圖花得洛陽之盛竹有江上之異皆可愛也

評曰二唐花竹皆得情狀所以善繼其祖矣夏侯之於黃筌王友之於趙昌皆親切於師自致能譽文惠精於寫生牛戩妙於破毛亦一時之佳筆也寫墨竹於古無傳自沙門元霽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爲之唱閩士安下筆清勁造形圓備最爲長也王端僅與之敵識者謂士安得其竿玉端得其葉而夢松又次焉皆列能品

鬼神門第五

李雄北海人略有藝文不喜從俗尤好丹青之學

太宗時祗候于圖畫院 上一日徧詔籍在院中者

出紈扇令各進所畫雄曰臣之技不精於此所學者

不過鬼神雖三五十尺亦能爲之 上怒索劍欲誅

雄亦無屈意俄得釋去後遁還鄉曲畫本郡龍興寺

壁爲三鬼其一鬼執巨蟒呼喊有忿怒之勢觀者往

往驚畏富商高生家亦有雄畫舞鍾馗圖尤爲精粹

評曰畫鬼神者多形狀惟異爲能於吾何取必

求諸筋力焉以考其精神究其威怒三者能備

獨雄而已筆勢高邁生於自然故列神品

高益尤精於鬼神其意思無窮如晝夜然曾畫相國

寺壁至今稱絕

評曰高益意思千形萬態卒不相類其功可較  
故列妙品

李用及亦能畫鬼神其體格雄贍筋力魁壯既無所  
羈束又不專詭恠凡為鬼神者多以面擬金剛身擬  
善神用及則不然獨宗吳生之筆曾同畫相國寺壁  
至今稱之

石恪亦攻畫鬼神出意為詭恠之狀不犯古今頗有  
筆力嘗為五丁開山及巨靈擘太華圖大為人推賞  
評曰鬼神之狀雖不可窮大約不遠於人故用  
及宗吳道子之畫密有所至石恪多用已意喜

作詭恠而自擅逸筆於筋力能備不可易得並  
列能品

屋木門第六

郭忠恕字恕先無棣滴河人有藝文善篆籀隸書周  
時為國子博士兼宗正丞 太祖有天下忠恕以忤  
旨流嶺南道死藁葬其後許還鄉國發壙餘衣擲而  
已時人以為屍解 上亦遣使祠之忠恕尤能丹青  
為屋木樓觀一時之絕也上折下筭一斜百隨咸取

塲木諸匠本法略不相背其氣勢高爽戶牖深秘蓋

合唐格尤有所觀凡唐畫屋宇柱頭坐斗飛簷直插

加號頭添鋪矣及於凡欲畫多與王士元對手而忠恕於



人物不深留意往往自爲屋木假士元寫人物於中以成全美

評曰畫之爲屋木猶書之有篆籀蓋一定之體必在端謹詳備然後爲最忠恕俱爲當時第一豈其二者之法相近而然耶可列神品

王士元尤工畫屋木臺殿而顯敞宏壯信爲神妙嘗畫古時宮殿及綠珠墜樓圖二軸其通博該備時人稱絕又能赤白及作松紋錦柱愈見壯麗之勢凡命意造景如忠恕但士元多關同樹石此所爲異也

評曰宮殿臺閣亭榭軒砌雖無搏動之勢而求其疵病比諸畫爲多士元命筆造微事物皆備

雖片瓦莖木亦取於象此所以過人無限故列

神品

燕文貴又能畫舟船盤車富商豪家有文貴船船渡海圖大爲珍妙

蔡潤建康人善畫舟船及江河水勢隨李煜赴朝籍爲八作司赤白匠 太宗嘗覽潤舟車圖因問畫者名氏左右進曰實八作匠人蔡潤筆也 上亦悟曰首江南歸命者耶遠詔入圖畫院爲待詔 勅畫楚襄王游江圖尤爲精備 上嗟異久之

評曰如文貴潤二人皆江海微賤一旦以畫爲天子所知蓋其藝能遠過流輩列於妙品

呂拙京師人善丹青尤喜為樓觀之畫至道中召入  
圖畫院祇候 太宗方營玉清宮拙畫鬱羅蕭臺樣  
上進 上覽圖嘉歎下匠氏營臺於宮遷拙待詔拙  
不肯授願為本宮道士 上賜紫衣今樂游坊蘇守  
素有拙畫其精巧審細觀者無倦又能廢落地勢映  
帶池塘但於人物傷繁耳

劉文通京師人善畫樓臺屋木 真宗時入圖畫院  
為藝學大中祥符初上將營玉清昭應宮 勅文通  
先立小樣圖然後成葺丁朱崖命移寫道士呂拙鬱  
羅蕭臺仍加飛閣于上以待風雨畫畢下匠氏為準  
謂之七賢閣者是也天下目為壯觀

王道真亦能畫盤車嘗為惠子五車書圖及挽粮濟  
水圖皆為精備

評曰呂拙劉文通於宮殿屋木最所留意雖匠  
氏亦從其法度焉可謂至矣祥符中營昭應宮  
詔天下名手至京師者餘三千人中其選者如  
武宗元而下亦不減百人當時舉天下為畫者  
不知幾何多人物而見于此書無十數輩如王  
道真之水入能品人物畜獸屋木其藝固不後  
人矣

聖朝名畫評卷第三

